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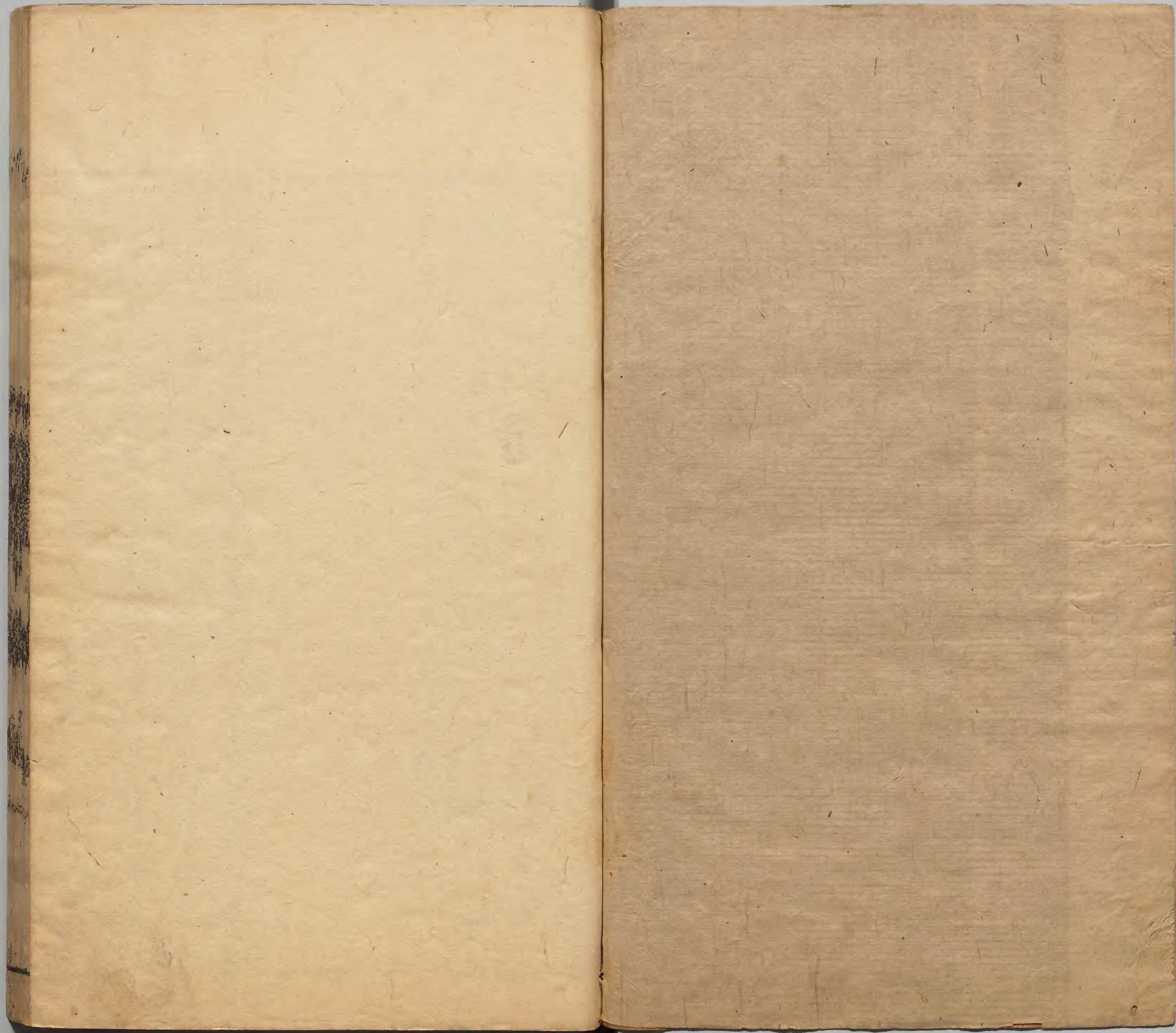
史記

卷

三十九
四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1)
函號	別 10 1





史記卷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淺草文庫

漢太史令

龍門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

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

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

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

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三十九

世家

即堯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
秦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御龍以夏豕韋之後龍一
麟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未之懼而遷於魯縣夏
后召孟別封劉累之孫于大夏之墟為侯至周成王時
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太叔更遷唐人子孫于杜
之杜伯即范丐所云在周為杜唐氏按魯縣汝州魯山
縣是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上唐鄉故城即後子孫徙於唐
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
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
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
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世本日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按與絳州夏縣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然封于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正查在晉州平陽縣不合在鄂未詳姓姬氏字子于唐

叔子燮是為晉侯

正義曰燮音先隸反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

築也國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初徙之處也毛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

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

索隱曰系本作輻厲侯子宜

曰是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

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正義曰厲王奔彘周召和其百姓行政號

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

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

索隱曰系本及獻

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

索隱曰鄒誕本作弗穆侯

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條晉地

十年伐千畝有功杜預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生少子名曰成師

杜預曰意取晉人師服曰賈逵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

子曰仇仇者讐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各

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

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

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

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

襄公始列為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

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索隱曰河東之縣名曲沃漢武帝改曰聞善也曲

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東隱曰翼翼本晉都自孝侯已下一號翼翼平陽絳邑

縣東翼城是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賁正義曰世本云

欒叔賁父也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眾

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

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

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

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

曲沃桓叔卒子鱣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索隱曰鱣音

善又音隨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弒其君晉孝侯于翼翼人

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鄰為君

是為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
伯聞鄂侯卒乃與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
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
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正義曰稱是為曲
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弒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
賈逵曰翼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正義曰汾
南鄙邑名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
禮記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小子元年
名之鄭玄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賈逵曰韓萬曲沃
桓叔之子莊伯弟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

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正義曰馬融云周武王克商
封文王異母弟虢仲於夏陽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
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晉侯十九年
齊人管至父弒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
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
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
有之曲沃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
武公始都晉國前卽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
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曰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曲沃桓叔孫也桓
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

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

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

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

櫟邑索隱曰櫟鄭邑今河南陽翟是也故鄭之十邑有櫟有華五年伐驪戎得驪姬

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蔿說公賈逵曰士蔿晉大夫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

子而城聚都之賈逵曰聚晉邑命曰絳始都絳索隱曰春秋莊二十六年傳士蔿城絳是也杜預曰今平陽絳邑縣應劭曰絳水出西南也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

號號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號士蔿曰且待

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

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

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

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

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

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

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

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左傳曰王使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

侯今始為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

右伐滅霍滅魏滅耿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

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也○索隱曰按永安縣西南汾水西有霍城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山地理志河東北縣古魏國地記亦以為然服虔云在蒲坂非也地記又曰皮氏縣汾水南耿城是故耿國也還

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蔣曰

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而位以卿賈逵

日謂將先為之極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於此又安得立不如逃之

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反猶

有令名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偃

郭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為滿魏喻巍巍高大也以是始

賞天開之矣服虔曰以魏賞畢萬是為天開其福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

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杜預曰以魏從萬有衆多之象初畢

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辛

廖占之曰吉賈逵曰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屯險難也所

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人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

伐東山賈逵曰東山赤狄別種里克諫獻公賈逵曰里克晉卿里季也曰太子

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服虔曰厨膳飲食故

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之從曰撫軍

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

日率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杜預曰宣號令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

政正卿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將軍所制稟命則

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杜預曰太子統師是失其官

率師不威將安用之

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為師必不威也

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

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

日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母懼不得立

日不得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

衣服虔曰偏裒之衣偏異色駸不純裒在中左右異故

日偏衣杜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

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

正義曰上衣去聲下衣如字佩之金玦為玦也韋昭

正義曰玦音决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

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號常

助晉伐我正義曰言號助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

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何休曰屈產出名

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號賈逵曰虞在晉南號在虞南取其下陽以

歸服虔曰下陽號邑也在太陽東北三獻公私謂驪姬

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

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適

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伴譽太子而陰令人譖

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

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

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

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索隱曰傳云六日獻公

卷之三

三

七

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傍止之

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與示有先也墳起也

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官名也驪姬泣曰太

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且暮

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

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母

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

於今妾殊自失於此索隱曰太子之行如此妾前見君欲廢而恨之今乃自以恨為失也

太子聞之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

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

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

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

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爾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

於新城索隱曰國語云申生乃雉於新城廟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

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請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

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

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屈

城弗就正義曰蔿為詭反為于偽反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為士蔿謝

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

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

卷之三十一

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

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鞮韋昭曰伯楚

也於文公時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

祛祛服度曰祛袂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

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

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

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

號仲號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勲在王室藏

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

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唇

之與齒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

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

是也其城南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

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末井伯宛人也以勝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

辱而修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率曩所遺虞屈產之乘

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

何休曰以馬齒戲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賈

喻荀息之年老也日賈華晉屈潰正義曰民逃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

右行大夫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

韋昭曰冀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疆吾君百歲後可以求人

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

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索隱曰裴氏云左傳作采桑按今平陽曲南七十里河水有采桑津是晉境

服虔云翟地亦頗相近然字作著桑齧桑衛地恐非也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疆

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索隱曰河內河曲也內音沛

驪姬弟生悼子索隱曰左傳作卓子二十六年夏齊桓

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正義曰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晉獻公病行後

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

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索隱曰第但也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

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

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

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為之驗索隱曰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

死不背生時之命是謂死者復生也言生者見荀息不背君命而死不為之羞慙也於是遂屬奚

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邴鄭

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邴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

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

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

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傳之荀息立悼

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荀

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

十曰齒牙為禍

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彙拆有似及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讒言之為害也

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

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

正義曰國語云里克及邲鄭使屠祈迎夷吾公子重耳於翟曰

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

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禮待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

他子還報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

曰省音青杜預云姓瑕呂名飴生字子金郤芮正義曰鄭成子即冀芮曰內猶有公子

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疆國之威以人恐危

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

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

汾陽晉地也○素隱曰國語云命里克汾陽之田百萬命邲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今此不言亦疎略也秦

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

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

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

夷吾元年使邲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

得人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

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

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賈逵曰周卿士會齊秦大夫

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

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服虔

曰奚齊悼子荀息也

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

何以與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

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

子申生

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

秋狐突之下國

服虔曰晉所滅國以

為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

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

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

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

服虔曰帝天

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

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母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

將復請帝後十日

左傳曰七日

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

杜預曰將

許之遂不見

杜預曰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

及斯而往復

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

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

乃謔曰恭太子更葬矣

索隱曰更改也

後十四年晉亦

不昌昌乃在兄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

省卻稱冀芮實為不從

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也○索隱曰呂省左傳作

甥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

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其此必邳鄭賣

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

韋昭曰七輿申

生下軍之眾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

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

二年周使召公過

韋昭曰召武公為王卿士

禮晉惠公惠公禮倨

索隱

日謂受玉情也
事見僖十一年
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

百里奚服虔曰秦大夫百里奚曰天蓄流行國家代有救蓄恤

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

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

謀之慶鄭曰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

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號射曰服虔曰號射

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

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號射謀不與秦粟

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

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韋昭曰深入境柰

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

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

公曰鄭不孫服虔曰孫順乃更今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服虔曰

曰二子晉大夫也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索隱曰

曰在馮翊夏陽北二十里今之韓城縣是惠公馬驚不行索隱曰驚音竹二反謂馬重而陷之

於泥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

遂去更令梁繇靡御正義曰韋昭云梁繇靡大夫也號射為右輅秦繆

公服虔曰輅迎也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

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絰

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

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

盟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

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

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

君亡親正義曰君惠公也親父母也言懼失君國亂恐亡父母不憚立子圉也不憚立子

圉曰必報讐寧事戎狄正義曰小人言立子圉為君之後必報秦終不事秦寧事戎狄

爾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

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正義曰餽音饋一牢

一羊一豕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

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

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正義曰質音致初惠公亡在梁

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

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臣之賤者不聘曰妾十年

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曰溝塹也民力罷正義曰怨音皮

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

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

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

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

秦使婢子侍服虔曰曲禮云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之心

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

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重耳使人告樂卻之黨正義曰樂枝為內應殺懷公於高粱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國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

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

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

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

耳索隱曰履鞮即左傳之勃鞮亦曰寺人披也重耳踰垣宣者逐斬其衣祛

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

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索隱

曰咎音高鄒誕本作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正義

曰直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索隱曰左傳云伐唐咎如獲其二女以叔隗妻

趙衰生盾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則叔隗長而季隗少乃不同也居狄五歲而晉獻公

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

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
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

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興起也非狄可用與起故奔之也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

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

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

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索隱

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

五鹿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五鹿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飢而從野人

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

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

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

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

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下

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其口勸重

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曰

生一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

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

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

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柰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索隱曰以國君之禮禮之也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

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為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索隱曰適音敵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况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母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楚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邈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

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父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

索隱曰子玉請殺重耳楚成王不許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之也

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

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

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

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

服虔曰晉臣曰季也

曰其國

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

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

韋昭

曰詩云芄芃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

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

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

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

等反國為內應甚眾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

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

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

正義曰呂甥卻芮也

不欲立重耳重耳

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

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

亦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子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

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

索隱曰視猶見也

乃投璧河中

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

子而子犯以為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

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名

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索隱曰

音荀即文王之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

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羣

臣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

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

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

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

蒲城之事女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

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

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

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

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

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

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索隱曰杜預云

馮翊臨晉縣東有故王城今名武鄉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

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

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

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

衛以備晉亂文公脩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奔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

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

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

欲上天五蛇爲輔索隱曰龍喻重耳五蛇即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舊

云五臣有先軫顛頡今恐二人非其數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

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

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

山中賈逵曰緜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緜上於是文公環緜上山

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徐廣曰作國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

旌善人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

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

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愛

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

故且及于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索隱

日河上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

入王後秦人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

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

圍温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

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新

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

晉作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國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縠

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

軍賈逵曰欒枝樂賓之孫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正義曰犢

昌由反又音受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

杜預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

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

齊侯盟于斂盂杜預曰衛地也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衛侯欲

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服虔曰衛地也

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一作勝晉侯圍曹三月丙午

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

史記卷三十四 晉世家 三

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

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

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索隱曰晉若攻楚則傷楚子

救乃屬宋公贈馬之惠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

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索隱曰楚初得曹又新婚於

地與宋則楚急曹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

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

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

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

必有功願以聞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

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

使宛春告晉賈逵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

祀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文公

謂釋宋圍二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

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

以誘之執楚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楚今必戰既戰而後圖之杜預

乃定計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

於楚楚得臣怒得臣即子玉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

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

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

史記卷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未公成公王臣齊將國歸父秦將小子愬也已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

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也作王

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為之作宮○索隱曰杜預云踐

土鄭地然據此文晉師還至衡雍衡雍在河南也故劉氏云踐土在河南下文踐土在河北今元城縣西有踐

土驛義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與鄭伯

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服虔曰駟

甲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賈逵曰王子賜

大輅彤弓矢百茲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亦茲弓黑也拒鬯一

璋瓚賈逵曰拒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自器名虎賁三百人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

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首至地周作晉文侯命王

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及義和我諸侯○索隱曰尚書文侯

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襄王命文公

重耳之事代數懸隔勳策全垂太史公雖復彌縫左氏

而系家頗亦時有踈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注而都

不言時代乖角何習迷而醉也然計平王至襄王為

七代仇至重耳為十一代而十三侯又平王元年晉

僖二十八年當襄二十年為一百三十餘歲矣學者頗

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為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辭尤非不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文武

皆能詳慎昭登於上布聞在下馬融曰昭明也維時上

顯用明德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孔安國曰當憂

念我身則我一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

於王庭服虔曰王庭踐土也○索隱曰服氏知王庭是踐土者據二十八年五月公會晉侯盟于踐土

又此上文四月甲午作王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

宮于踐土王庭即王宮也

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
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
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
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
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
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
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
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
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
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

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
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
齊相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
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
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薛天子六荀林父將中
行先穀將右行索隱曰左傳屠擊先蔑將左行杜預曰
佐疑大夫帥也。索隱曰按左傳荀林父並是卿而云
大夫帥者非也不置佐者當避天子也或新置三行官
未備七年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
耳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
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

令使謂秦穆公曰索隱曰使謂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

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索隱曰交猶好也

主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

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正義曰左傳云

武說秦師罷令杞子逢孫楊孫三大夫戍鄭杞子自鄭

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將師以來國

可得也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

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

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

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

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

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賈逵曰墨變凶杜預

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

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

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

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

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索隱曰左氏

傳文公二年秦孟明視伐晉報殽之役無取晉汪之事又其年冬晉

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衙而還則汪是秦邑止可晉伐

秦取之豈得秦伐晉而取汪也或者晉先取之秦今後

晉而取汪是汪從晉來故云取晉汪而歸也彭衙在郿

陽北汪不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正義

知所在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六十里左傳

文三年秦伐晉取王官即此先言渡河史文顛倒耳

殺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

服

曰秦邑新

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

服

犯霍伯皆卒

賈逵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

趙盾代趙衰執政七

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

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

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

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

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欒辰嬴嬖於二君

服虔曰辰嬴懷嬴也

二君懷

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

服虔曰

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

正義

曰樂文

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

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

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

左傳曰此

時賈德為太師

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

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

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

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

外求君將安置此

服虔曰此太子

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

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替吾

怨子

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也

今君卒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

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

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

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

趙盾盟於扈杜預曰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

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郟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

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

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

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

崩公卿爭權故不赴索隱曰春秋魯文十二年頃王崩

也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索隱曰左

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六百乘納捷菑于邾不克乃還

而周公閱與王孫蘇訟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則

以車八百乘自是宣子納邾捷菑不是年楚莊王初即

位十二年齊人弒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歛以

彫墻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飶熊蹯不熟服虔

熊掌其肉難熟。正義曰蹯音而蹯音樊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

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乎二人

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賈逵曰

力士。正義曰鉏音鋤麇音迷盾聞門開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

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初盾常田首山徐廣曰蒲

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索隱曰鄒謨生彘云

提彌明也提音音移及劉氏亦音祁為時移及則祁提

二字同音也而凡史記作示者示即周禮古本地神曰

祗皆作示字鄒為初者蓋由初提音相近字遂變為初也昧音米移反以昧為彌亦音相近耳又據左氏宣公二年桑下餓人是靈輒也其示昧明是喉瘞盾與之食者也昧明闕而死今合二人為一人殆非也

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

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

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昧明知之恐盾醉

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

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何休曰犬

四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

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昧明及

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

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

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虞翻曰而迎

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移民不附故為弒易盾

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

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

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

隱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趙

之義絕可以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

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

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

伯初立附晉而棄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
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疆會諸侯于扈陳畏楚
不會晉使中行栢子伐陳索隱曰栢子荀林父也因救鄭與楚戰
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
夏徵舒弒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
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
趙朔將下軍卻克欒書先穀韓厥鞏鞏朔佐之六月至河
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
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
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

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其甚眾楚虜我將智
壘歸而林父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
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
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
季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
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
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
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
乃使解揚給為救宋服虔曰解揚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
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



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慢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御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索隱曰劉氏云隆即龍也魯北有隆山又此年堂魯成二年經書齊侯伐我北鄙傳曰圍龍又鄆誕及別本作侑字侑當作鄆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威諸及鄆鄆即侑也字變耳地理志云在東宛縣東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乃使郤克樂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

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鞞地名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

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

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索隱曰

子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

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

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

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

賈逵曰初作六軍僭王也韓厥鞏朔趙穿荀躒趙括趙旃皆為卿

曰躒音佳智瑩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崩上出杜預曰

在馬翊夏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云伯宗為其人用

其言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

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為吳行人教吳

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

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

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

子壽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

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

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

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賈逵曰三郤郤

伯宗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

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

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

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疆辟之無以令諸侯遂

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徐廣曰一作馬服度曰鄢

陵鄭之東南地也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

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

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

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

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

遂敗楚

左傳曰樂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卻至云楚有六間不可失也

乃使人間謝楚

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

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樂書樂書曰其殆

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卻至於周樂書又

使公子周見卻至卻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

怨卻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卻至殺豕奉進宦

者奪之

索隱曰宦者孟張

卻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

曰公反以為卻至奪豕也

將誅三卻未發也卻錡欲攻公曰我雖死

公亦病矣卻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

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命胥童以兵八百

人襲攻殺三卻胥童因以劫樂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

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

人將忍君

杜預曰人謂書偃

公弗聽謝樂書等以誅卻氏罪大

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

卯厲公游匠驪氏

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

樂書中行偃以其

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

徐廣曰一作糾于

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樂書中行偃

弑厲公葬之

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

以一乘車

杜預曰言不以禮葬也諸侯

葬車

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瑩迎公子周來至

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

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小子也不得立
號為相叔相叔最愛相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
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
死焉寡人自以踈遠母幾為君索隱曰幾音冀謂望也今大夫不
忘文襄之意而惠立相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
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
七人脩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
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僎舉
解孤解孤僎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僎可謂
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揚

于亂行

賈逵曰行陳也

魏絳戮其僕

賈逵曰僕御也

悼公怒或諫公公

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

用魏絳九合諸侯

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棣收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丘五同盟

于戲六會于相七戍鄭虎牢八同盟于毫城北九會于蕭魚

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

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

索隱曰音歷釋例云在河北地關十四

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棧林而去

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為本冬悼

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

日靡一作歷○索隱曰劉氏靡音眉綺反即靡笄也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

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

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樂
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樂逞於曲沃以兵隨之
齊兵上太行樂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不戒平公欲自
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
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逞其入絳與魏氏
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
也十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
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
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
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

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

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

卿彊公室卑索隱曰韓趙魏范中行及晉氏爲六卿子

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

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

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

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

之宗家祁奚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

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

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

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索隱曰寅荀偃之孫射音亦范獻子士鞅之子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欒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三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騫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

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索隱曰時趙魏韓共

滅范氏及中行氏而分其地猶有智氏與三晉故云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

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

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為戴子徐廣曰世本作相子雍注云戴

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

立忌子驕為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

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疆哀公四年趙襄子韓

康子魏相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

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及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

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

年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索隱曰紀年云

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

烈公索隱曰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又烈公十九年周

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

公頎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

年孝公卒索隱曰紀年云相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子靜

公俱酒立索隱曰系本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

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索隱曰紀

侯以相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相公十五年

卒又趙系家列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

十年肅侯徙晉於地留不同也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

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弑其

後成景至嚴至厲太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

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索隱述贊曰

天命叔虞 卒封於唐 桐圭既削

河汾是荒 文侯難嗣 曲沃日彊

未知本末 祚傾相莊 獻公昏惑

太子罹殃 重耳致霸 朝周河陽

靈既喪德 厲亦無防 四卿侵侮

晉祚遠亡

史記卷三十九

世家

三十九

史記卷三十九終

史記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

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

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索隱曰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

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重黎

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愚謂此解為當

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索隱曰此重黎為火正彼少昊氏之後重自為木正知此重黎即彼

之黎也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虞翻曰祝融大

始也祝也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

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

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于寶曰先

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

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允其生之異也然案六子

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

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脩己背坼而生禹簡狄

宵剖而生契歷代又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

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略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

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况古固知

注記者之不安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

槩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自明

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

後美其無害也。索隱曰系本云其長一曰昆吾虞翻

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曰昆吾者衛是也。索隱

吾名樊為已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索隱

曰系本云其一曰樊是為昆吾宋忠曰昆吾國名已姓

所出左傳曰衛侯夢見被髮登昆吾之觀今濮陽城中

有昆吾臺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也

重黎

重黎

重黎

重黎

重黎

重黎

重黎

重黎

重黎

重黎

重黎

重黎

重黎

重黎

十二里毛詩譜云昔高辛氏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姁姓處其地是為郟國為鄭武公所滅也

五日曹姓世本曰曹姓者邾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其

曹所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邾國在黃州六曰季

連芊姓楚其後也索隱曰系本云六曰季連是為芊姓

姓諸楚所出楚之先芊音彌是反芊羊聲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

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

氏季連生附沮孫檢曰附沮生宄熊其後中微或在

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

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

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

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徐廣曰

枝江縣。正義曰類客云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

故城是活地志云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楚子

熊繹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與地志云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迴八里熊繹始封也楚子

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後

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黹索隱曰一作黹音

與黹同字亦作黹也熊黹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揚為後熊揚生熊

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

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杜預曰庸今

義曰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正

縣古之庸國昔周武王伐紂庸在焉揚粵索隱曰有

音吁地名也今音至于鄂正義曰五各反劉伯莊云地

越譙周作揚越名在楚之西後徙漢今東鄂

也

州是楚地志云鄧州向城縣南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

中國之號諡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張瑩曰今江陵也。索隱曰系

本康作庸置作祖地理志云江陵南中子紅為鄂王九

郡之縣也楚文王自丹陽徙都之記曰鄂今武昌。索隱曰有本作襄紅音贊紅從下

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昌縣鄂王熊賢讀古史考及鄒氏劉氏等無音襄紅恐非也。

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索隱曰系本無少子執疵為越章王

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是

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徐廣曰即

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擊紅立擊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

熊延索隱曰如此史意即上鄂王紅也。譙周以為熊渠

之弟熊渠者既卒母康早卒其壻紅立而被延弒紅卒其弟弒而自立曰熊延欲會此代系則翔亦母

史考言擊有疾而此言弒未詳正義曰譙周言擊有疾

不得為後別居於夔為楚附庸後王命曰嚶子也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

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虢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

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仰雪次子叔堪

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

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杜預曰建寧郡南有濮

蜀南與蠻相近劉伯莊云濮在楚西南孔安國云而少

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

十二年熊徇卒子熊罾立索隱曰罾音熊罾九年卒子

索隱曰堪作湛少子季徇索隱曰徇音旬後反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

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弑周
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
立是為霄敖索隱曰坎音若感反一作茵又作欽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
徐廣曰駒音舜○索隱曰按玉篇駒在口部韻氏云楚之先即蚡冒也劉音舜其近代本字有從目者故劉氏有舜音非也是為蚡冒索隱曰古本蚡作紛音憤蚡音十三非也
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
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
伯弑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
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
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

年楚伐隨

賈逵曰隨姬姓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外城古隨國地世本

云楚武王墓在隨州新息隨姬姓也武王卒師中而兵罷括地志云上蔡縣東北五十里隨曰我無

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敵

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

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

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

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

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

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

兵罷皇覽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鄆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漢永平中葛陵城北祝融社下

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正義曰英國在淮南蓋蓼國也不知改名時也三十

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
襲辱之遂行至孟音于宋地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

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

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成王以

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

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杜預曰濟北穀城縣○正義曰括地志云

穀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置齊相公子雍焉齊相公七子皆奔楚

楚盡以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服虔曰夔楚熊

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是也○夏伐

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

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貺爾不可當子玉固

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

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

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內寵紉乃亂也

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舉立也且商臣蠶目而豺聲忍人

也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

而紉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

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姬當作妹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

之江芊正義曰芊亡爾反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

臣

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曰不能

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弒君曰能冬十月商

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蹯

有外救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

王立以其太子宫予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

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皐陶之後杜預曰六

國今廬江六縣蓼國今安豐蓼縣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

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今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

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

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

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

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

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

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

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正義曰房州竹六

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

之戎徒居陸渾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陳兵示周也周定王使王

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楚王問鼎小大輕重杜預曰

周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鈎

天下之象正義曰象許衛反凡戰有鈎象鈎口之尖也言楚

國戰之鈎口尖有折者足以為鼎言鼎易得也

是以爲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

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

物著之杜預曰圖鬼神百於鼎物之形使民遠備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

也賈逵曰載幣也祀牛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也商曰祀王肅曰載

祀者猶言年也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杜預曰

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言可移昔成王定鼎于郊鄆

杜預曰郊鄆今河南也河南南縣西有郊鄆陌武遷之

成王定之○索隱曰按周書郊禘北山名音甲鄆謂曰

厚驪故以名焉十世三十七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

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之族十

日予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

三年滅舒杜預曰廬江大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

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卽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

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

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

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今於天下莊

王乃復陳國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

皇門賈逵曰鄭城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過賈逵曰肉袒

臣隸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

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

是聽若君不忘厲宣相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賢君也 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

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

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

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

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

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索隱曰左傳宣十

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

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

起九月圍宋是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

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

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

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

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

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

十五年卒子負立索隱曰負音雲左傳作麇是為郊敖康王寵弟公

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子比子哲棄疾郊敖三年以其季父康

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

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荀卿曰以冠纒

王于郊謂之郊敖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

誰為後服虔曰問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

圍為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使從禮子比奔晉而圍立

史記卷四十一

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

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

鈞臺商湯有景臺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

陽之蒐賈逵曰岐山之陽康王有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

豐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

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栢公杜預

會召陵之禮也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

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

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于姓幽王為太室之

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

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

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弑其君慶封其黨故

以弑君罪責之也封及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

負而代之立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

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

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

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靈王

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

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子我乎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析

父對曰其子君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索隱曰據左氏此是右尹子革之詞史蓋誤

也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華露藍萋徐廣曰事一作暴明案服虔曰

華露柴車素大幣也藍萋言衣做壞其萋藍藍然也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虔曰

跋涉水行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服虔曰桃

以禦其災言楚地齊王舅也服虔曰齊呂晉及魯衛王

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

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

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

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

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

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韋昭曰三國楚別都也潁川定陵

曰括地志云不羹故城在許州襄城縣賦皆千乘諸侯

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正義曰

十二年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

響國其若之何杜預云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也按此

對王言是子革之辭太史公云析父誤十二年春楚靈

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僂越

大夫常壽過索隱曰殺蔡大夫觀起索隱曰觀音起子

從亡在吳索隱曰從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

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

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杜預

川邵陵縣西有鄧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鄧城在豫

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令尹棄

疾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

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眾皆潰去靈王而

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

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

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服虔曰聽國人欲為誰

王曰眾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

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

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服虔曰鄢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正義曰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在襄州北五里南去荊州二百五十里按王自夏口從漢

水是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

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韋昭曰今之中

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

有敢饗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

股而卧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不能

起芋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服虔曰王旌執人

於章華之宮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蒼澤奉之

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正義曰左傳云夏五月

也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

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
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
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
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
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替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
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棄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火火不
可救也初王及子替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
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
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
之侵地存恤國中脩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

曰五率蕩侯藩子司馬督蹠尹午陵尹喜

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

王許之

賈逵曰卜尹上師大夫官

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

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

賈逵曰巴姬共王妾埋璧

於室內

正義曰左傳云埋璧於太室之庭杜預云太室祖廟也

召五子齋而入康

王跨之

服虔曰兩足各跨壁一

靈王肘加之子比子替皆

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

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弒子比為王十餘日子替不得

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

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

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服虔曰謂國人

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服虔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

須賢人而固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無謀三

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

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

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親族在楚

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為羈終

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羈客在於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

矣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王虐而不忌杜預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子比涉

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

城外屬焉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十六里也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

欲不違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萃

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

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

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

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

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以為

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從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

乎昔我文公孤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

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

餘趙有魏犇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

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

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

棄民民從而與之正義曰以懷惠棄民故故文公有國

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

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

正義曰獲神一也有民一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民

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云獲神當璧拜也有民

民信也令德無苛慝也寵貴妃子也居常棄疾季也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

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夫○索隱曰為太子建正義曰

楚子之在蔡也即陽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云即蔡邑也即古頁反娶婦婦好來未至

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

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

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

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

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正義曰父音甫括地志

縣東北四十五里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也又許州襄

城縣東四十里亦有父城故城一所服虔云城父楚北

境乃是父城之名非建所守杜預云言成父又誤也傳

及壽元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即十三

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縣也按今毫

州見有城父縣是建所守者也地理志云潁川有父城

縣沛郡有城父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

縣此二名別耳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

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

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

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何罪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遂走遂出奔吳

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

楚太子建母在居巢正義曰廬州巢縣是也開吳吳使公子光伐

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正義曰在江陵縣東北六

里已解於前按傳城郢在昭公三十三年下重言城郢杜預云楚用子囊遺言以築郢城矣今吳復脩以自固初吳之邊邑卑梁正義曰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

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

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

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

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屠巢楚乃恐而

城郢索隱曰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氏昭二十三年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誤也

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

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

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

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眾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

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誥及子胥

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正義曰名

左傳云誅無忌以說眾眾乃喜四年吳三公子昭三

子獨庸奔鍾離此言三公子非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下

年吳伐取楚之六潛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

也潛城楚之潛邑在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

豫章正義曰今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誥與唐蔡

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

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

常子常亡奔鄭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已卯昭

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月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

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鄭正義曰走音奏鄭音云

城本春秋鄭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

然立平王貪求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止之然恐

其弒昭王乃與王出奔隨

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城外古隨國城隨姬姓也又云楚昭王城在隨州縣北七里左傳云吳師入郢王奔隨隨人處之公宮之北即此城是也

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

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

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

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

出郢也使申包胥服虔曰楚大天王孫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

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

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

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

之堂谿正義曰地理志云堂谿故城在豫州鄆城縣西八十五里也號為堂谿氏楚

昭王滅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正義曰括地志云上唐鄉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

百五十里古之唐國也世本云唐姬姓之國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

取番正義曰片襄反又音婆括地志云饒州鄆陽縣春秋時為楚東境秦為番縣屬九江郡今為鄆陽縣

也楚恐去郢北徙都都正義曰音若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

三里在故都城東五里乃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

滅頓地理志云曰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南頓縣故頓子國應劭云古頓子國姬

姓也通於陳後南徙故曰南頓滅胡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胡城在豫州鄆城縣

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

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

收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

杜預曰雲在楚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

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

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

為崇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

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正義曰按

江荆州南大江也漢江也。水楚境內也河黃河非楚

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

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

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

乃又讓次弟公子閻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

卒於軍中子閻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

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

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徐廣曰一作壁。正義曰左傳云

閉塗防斷外寇也為昭王薨於軍嗣子未定恐有隣國

及諸公子之變故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為惠王

也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

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集

大夫號曰白公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

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正義曰巢今屬

州居巢縣也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襄信東南三十二

里

里襄信本漢鄆縣之地後漢分鄆置白公好兵而下士

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

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

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

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

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晉建

人宮服虔曰昭王夫人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

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

也徐廣曰惠王之十年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疆陵齊晉

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正義曰表云越滅吳在元王四年四十二年楚

滅蔡正義曰周定王二十二年四十四年楚滅杞正義曰周定王二十四年與秦

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正義曰正長也江淮北謂廣陵縣徐

泗等州也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

立正義曰中音仲反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國也言此

伐者莒在徐泗之北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栢子始列為諸侯二

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正義曰謚法云不生其國曰聲也當立聲王大

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

乘丘而還徐廣曰年表三年歸榆關于鄭○正義曰年表云三晉公于伐我至乘丘誤也已解在年

表申地理志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是也

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

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索隱

曰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

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荆州松滋縣古鳩茲

地即茲方是也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

隱曰郡國志曰巴郡距扞關之口○索

郡魚復縣有扞關十年魏取我魯陽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正義曰

括地志云汝州魯山本漢魯陽縣也古魯縣以古魯山為名也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

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王秦

如復疆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疆三十年秦封

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

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

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

云齊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

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索隱曰盼盼子者有

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

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

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索隱曰搏音膊亦

作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

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正義曰括地志云

縣西南三十里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

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入

邑索隱曰襄陵縣名在河東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

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

柰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

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

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

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索隱曰冠音

最尊故以國為言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

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

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

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

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

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索隱曰今又移兵而攻齊

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

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

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

與楚齊魏相會盟正義曰徐廣云在十一年蘇秦

約從山東六國兵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

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潛王伐

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

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

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索隱曰和謂楚與齊相和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闌之廝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索隱曰地志丹水及商屬弘農今言順陽者是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城丹水俱隸之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璠張儀曰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

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索隱曰兩國謂韓魏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



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卽以歸報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謂失商於之地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正義曰藍田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

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

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
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必若言而出之鄭
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
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
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
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
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
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
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
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

一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

而尊周室以安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

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正義

曰武關在商州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蜀巴蜀漢中郡也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

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疆百萬也且王欺

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銚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

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

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

難曰索隱曰難音七余反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

地於秦而後足以刷耻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

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

索隱曰弘農之縣在澠池西南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

曰非堯都也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索隱曰亦非河間國之縣則韓之平陽秦

之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正義曰趙攻

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

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為塞正義曰河蒲

山韓西境也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

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為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

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

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

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

曰懷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十二年事矣二十四年

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

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

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

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

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大

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楚殺楚

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

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

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遣楚王書

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驩也

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

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

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正義曰婚父為姻婦父為

婚相謂曰婚姻兩婿相謂曰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

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

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

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

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

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

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索隱曰右扶風渭

城縣故咸陽城也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

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

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

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

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

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

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潘王謂其相

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

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
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
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
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曰
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
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
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
六城既取析又并取
左右十五城也駟案地理志弘農有析縣。正義曰括
地志云鄧州內鄉縣城本楚析邑一名丑漢置析縣因
析水為
名也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
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索隱曰主
字亦作王其子惠王

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
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
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正義曰括地志伊
門山在洛州南十
九里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
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
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後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
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王十四
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
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

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

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

騏鴈羅鷺徐廣曰呂靜曰鷺野鳥也。索隱曰騏音其小鴈也。鄒誕鷺音盧動反。劉氏音龍是。小鳥

名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

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

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索隱曰小鳥有

青首者鄒費邾邳者羅鷺也索隱曰鄒費音鄒邾邳音邾邳外其餘則不足射

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索隱曰以喻下文秦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王何不

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

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索隱曰夕猶昔也其獲非特

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

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

圍之東索隱曰還音惠遠也射音石。正義曰圍音詔城在汴州雍丘縣東言王朝張引射魏大梁汴

州之南即加大梁之右臂連韓刺則河北中國之路向

東南斷絕則韓上蔡之郡自破壞矣復遠射雍丘圍城

之東便解散魏左肘宋州而外擊曹定陶及魏東之外解棄則宋方與兩郡並舉解魏左肘索隱曰解音反

紀買反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

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郊國大梁可得而有

也王綺繳蘭臺徐廣曰綺縈也音爭蘭一作簡。正義曰鄭玄云綺屈也江沔之間謂之縈收

編索縈也按繳絲縈擊弋射鳥也若膺擊刺圍飲馬西

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

則出寶弓落新繳

徐廣曰以石傳弋繳曰落音若音皮音射

蜀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

徐廣曰蜀一作益益縣在樂

安蓋縣在泰山濟北盧縣有長城東至海也。索隱曰蜀音畫謂大鳥之有鉤喙者以比齊也還音惠謂還也

蓋者覆也言射者環遶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

為防也徐以蓋為益縣非也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

○正義曰太山郡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太山

千餘里至瑯琊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

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云長城

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崗上經濟州滄州

卽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朝射東莒

海薊代記云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為塞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莒子國地理志云周武

王封少昊之後嬴姓於莒始都計斤春秋時徙居莒也

夕發沮丘 徐廣曰在清河○正義曰括地志云沮丘

夜 丘名也在青州臨淄縣西北二十五里也

加卽墨顧據午道 索隱曰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

從一橫為午道蓋亦未詳其處○正

義曰劉伯莊云齊西界

接蓋在博州之西境也 則長城之東收

正義曰言從齊

太山之北黃河之 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

正義曰言

南盡舉收於楚 而北達於燕 索隱曰北一作杜杜者

得齊地約結於趙 而北達於燕 索隱曰北一作杜杜者

為境界定從約也 而北達於燕 索隱曰北一作杜杜者

取燕不難也○正義曰北達言四 三國布瓠 徐廣曰音

通無所滯礙言燕無山河之限也 三國布瓠 徐廣曰音

趙燕也瓠式或反 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日於燕

甬。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鄭城在陝州河東縣東十里

虞邑也杜預云河東太陽有鄭城是也徐言江夏亦誤

也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正義曰謂華山之可得而

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

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

魏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垂頭中國索隱曰垂頭猶中

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祗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

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

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

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

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

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項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

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

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徐廣曰定王之曾孫謂楚相昭

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

爲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索隱曰共主世君俱是周自

宗主也世君言周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

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

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

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

夫一周爲二十晉正義曰言周主之國其地雖公之所

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

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

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索隱曰鄒魯有禮義之國今楚欲結怨兩周而奪

是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正義曰楚本與齊和伐秦因欲圖周齊不與圖周故齊交絕於楚

也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正義曰三川兩

同之地韓多有之官厚韓也方城之外正義曰方城之外許州葉縣

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

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

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

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

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索

曰謂虎以爪牙為兵而自利於防身也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

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索隱曰攻易而利大也。正義曰野澤之麋蒙衣虎

皮人之攻取必萬倍於虎也譬楚伐周收祭器其猶麋蒙虎皮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

訕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

三代之傳器索隱曰謂九鼎也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索隱曰翮亦作

翮同音歷三翮六翼亦謂九鼎也空足曰非貪而何周

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

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正義曰謂割房金均

州

及漢水之北與秦 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徐廣曰屬夏

志云西陵故城在黃州黃山西二里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

王墓夷陵。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索隱曰夷陵

州夷陵縣是也在荆州西應劭云夷山在西北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

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

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

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

平而入太子為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

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索隱

自系本是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

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徐廣曰南郡有州陵縣是時

楚金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

七年至新中。索隱曰趙地無其名。字誤。鉅鹿有新市中

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莊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

於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十六

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

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正義曰在壽州命曰郢二十五年考

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

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

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

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
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蕪
索隱曰機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
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云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云楚名以楚地

郡為秦

大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
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
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
立雙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索隱曰幾音祁

索隱述贊曰

嚙熊之嗣

周封於楚

僻在荆蠻

華路藍縷

及通而霸

僭號曰武

文既代申

成亦赦許

子圍篡嫡

商臣殺父

天禍未悔

憑姦自怙

昭困奔亡

懷迫囚虜

項襄考烈

祚衰南土

史記卷四十終

史記卷四十一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漢 太史令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正義曰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還歸太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悉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云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越絕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南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故越城是也

康熙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四十一

越王

一

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正義曰輿地志云越

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始大允常稱王春秋敗為子號為於越杜注云於諸發聲也

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

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勾踐

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到吳師觀之越因襲

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檇李

四年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

三年勾踐聞吳王大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

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

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逾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

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與師吳王

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

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杜預曰上會稽山

云保山曰棲猶鳥棲於木以避害也吳王追而圍之越

王謂范蠡曰正義曰會稽與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

文種為死令遺吏謁奉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

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

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

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謁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

假衣冠有項種至抵掌而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柰

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韋昭曰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

持滿不溢與天定傾者與人虞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

同道故天與之牧○索隱曰人生有定傾

之功故節事者以地○索隱曰國語以作與此以亦與人與之

用以法地故地與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正義曰

卑作言辭厚遺亦實不許平越王身往事之如市賈貨

定傾危之計○索隱曰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索隱曰

種名也○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比非也成者平也

求和於吳也○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大夫種姓文名種

字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人實躡

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鄣之文種曰無鄣

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

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

為禮○索隱曰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

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

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

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詬貪可誘以利

請間行言之○索隱曰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

間獻吳太宰詬○索隱曰國語云越飾美女詬受乃見大

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

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

人觸戰必有當也○索隱曰言悉五千人觸戰或有能當

名又下云無乃傷君王○索隱曰詬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

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

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及國將為亂吳王

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

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
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救
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
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
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
死弔一作葬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
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
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
索隱曰越大夫也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
國語作諸稽郢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索隱曰逢姓同

名故楚有逢伯是也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
則難必至且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
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
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
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其克可也勾踐曰吾
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
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
疾齊與吳疥癩也索隱曰疥癩音介鈔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
遂伐齊敗之艾陵索隱曰在魯哀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索隱曰國惠子
高昭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

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
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
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
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
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
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
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
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
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索隱曰而汝也父闔廬也我又立若若初
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

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

觀越兵入也

索隱曰國語云吳王溫曰孤不使大夫得見乃盛以鴟夷投之于江也

於是

吳任嚭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

眾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

索隱

曰在哀十三年

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

索隱曰按春秋

左氏傳大子名文

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

索隱

曰虞書云流宥五刑按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為卒伍有二千人也

正義曰謂先慣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

韋昭曰君子主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

也

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

索隱曰諸御謂諸

良齊所謂士也虞翻

諸御千人伐吳

索隱曰諸御謂諸

職掌

者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

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虞曰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逾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逾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

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

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

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

虞翻曰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為子得罪

蠡自謂也依國語之文今案此文謂使者宜速去不去得罪於越義亦通

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

東海中州也○索隱曰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

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也越

絕云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帛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

吾耻生者越王則解綬以慎其目遂伏劍而死慎音覓顧野王云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大巾覆地

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

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

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

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

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索隱曰越在蠻夷少

秋之初未通上國國史既微畧無世系故紀年稱為於

而稱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

兔死走狗烹徐廣云狡一作郊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

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

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正義曰越絕云

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遺敵

粟藁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榮其志五曰遺之巧

臣使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

使之易伐七日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

器利九曰堅甲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

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

踐卒是子王鼫與立索隱曰鼫音石與音餘按紀年云

為莢執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索隱曰紀

鹿郢為鼫與也子王翁立王翁卒索隱曰紀年

年云不壽立十年見殺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

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索隱曰蓋無顯之弟也音其良反王無彊時

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

北伐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

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

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正義曰葉式涉

陽翟河陽翟縣也二邑此時屬韓與楚魏亦覆其軍殺

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正義曰陳今陳州也上蔡今豫州

犬牙交境魏若伐楚故二晉之事越也正義曰言韓魏

於一晉而伐楚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徐廣曰

也於得晉者何也正義曰從不至已下此越王曰所求

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正義曰頓

也接兵戰也越王言韓魏之事越猶不至頓刃接兵而

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郟

之境索隱曰南陽在齊之西界莒之西也常邑名蓋則

方城之外不南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

下楚方城之兵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鄆宋胡之地徐

不得南伐越也日胡國今之汝陰○索隱曰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南

是也宋胡作宗胡宗胡邑名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預

云汝陰縣北有故胡城是也正義曰鄆音攤括地志

七里於村即於中地也括地志又云鄆州內鄉縣楚邑

也故鄆縣在鄆州新城縣西北三十里按商於析鄆在

商鄆二州夏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索隱曰

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為左故云夏路以左其

意為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鄆州內鄉縣

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為

楚固襄王控霸南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通

華夏號為方城按此說劉氏為得云邑不足以為備秦江

徒眾少不足備秦燒武二關之道也正義曰江南洪饒等州春秋時

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楚北境也二境並與越隘言不足當伐越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

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為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柰何其以此王也

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

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

過是目論也索隱曰言越王知晉之失不自覺越之過猶人眼能見豪毛而自不見其睫故謂之

也日論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

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眾也今楚眾已分何待於晉越

王曰柰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

正義曰括地志云曲沃故城在陝縣西三十二里於中

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爾時曲沃屬魏於中屬秦二地

相近故於中以至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

正義曰按無假之關當在江南長沙之西北也言從

曲沃於中西至漢中邑巫黔中千餘里不備秦晉也景

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正義曰魯兗州也齊密州莒縣

屬韓也言楚又備此三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

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徐廣

作長沙正義曰復扶富反言今越北欲鬪晉楚南復讎

敵楚之四邑龐長沙竟陵澤也龐長沙出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窺

兵西通無假之關則西邑不得北上貢於楚之鄧都矣

戰國時永柳衡潭岳鄂江洪饒並是東南境屬楚也袁吉皮撫歛宣並越西境屬越也楚之粟也

竟澤陵楚之材也索隱曰劉氏曰復者發語之聲非也言發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是脫況字

耳讐當作犍犍邑名字訛耳則犍靡長沙是三邑也竟澤陵當為竟陵澤言竟之山澤出材木故楚有七澤蓋其一也合上越窺兵通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此四邑者

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

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

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

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索隱曰按記年

學子無顯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而越以

疆之語是無疆為無顯之後紀年不得錄也

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正義曰今

台州臨海縣界也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

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

蠡太史公曰素王妙論曰蠡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

○正義曰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戶人也

越絕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鳴夷子皮在陶為朱公又

云居楚曰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

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曆紀千歲至黃帝之元

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伍子胥以是挾弓矢于

吳王於是要求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司相與共戒之伍子

胥在自餘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風共俗地戶

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

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

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

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

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

索隱曰國語云乃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之地奉

音扶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

索隱曰范蠡自謂也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為號也韋昭曰鴟夷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

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

卿相此布衣之極也父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

徐廣曰曰今之濟陰定陶○正義曰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三十五里止此山之陽也今山南五里猶有朱

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

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

徐廣曰天下獨陶萬萬也

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

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

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

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

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

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
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
也而先空亡長男柰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
書遺故所善莊生

索隱曰據其時代非莊周也然驗其
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
○正義曰年表云周元王四年越滅吳范蠡遂去齊歸
定陶後遺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王同時從周元
王四年至齊宣王元年一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
百三十年此莊生非莊子

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
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
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
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

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
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
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
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
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
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柰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
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
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
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韋昭
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賣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
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三品之來古亦然矣綱
謂楚之三錢賈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
韋之說近之



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

或曰

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途知有放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

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

出也重千金虛弃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

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

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

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

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

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

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

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

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

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

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

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弃財至如少弟者生而

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

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弃財故也而

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廢

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

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張華曰陶

朱公冢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也○正義曰盛弘之荊州記云荊州華容縣西有陶朱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本宛三戶人與文種俱入越吳亡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聞葬此所由括地志云陶朱公冢也又云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冢并止於陶山之陽按葬處有三未詳其處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或宜然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徐廣曰一作圭覆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一作圭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索隱述替曰

越祖少康

至于允常

其子始霸

與吳爭疆

構李之役

闔閭見傷

會稽之恥

勾踐欲當

種誘以利

蠡悉其良

折節下士

致膳思嘗

卒復讎寇

遂殄吳疆

後不量力

滅於無疆

史記卷四十一

鄭世家第十二

漢太史

今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是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

徐廣自年表云母弟宣

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

索隱曰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是

也又系本云桓公居域林徙拾宋忠云域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爲鄭耳至秦之縣鄭是鄭武公東徙新鄭之後其舊鄭乃是故都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

康紀三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四十一

世表

愛之幽王以為司徒韋昭曰幽王八年為司徒。索和隱曰韋昭據國語以為說耳。

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

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

史伯虞翻曰周大史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

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郟徐

曰虢在成臯郟在密縣駟案虞翻曰虢姬姓東虢也郟

姪姓。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叔之國

東虢君也又云故郟城在鄭虢郟之君貪而好利索隱

語云虢叔恃勢郟仲恃險皆有驕侈又加之百姓不附

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郟之君見公方

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郟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

吾欲南之伯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

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與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

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

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

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

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

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其地

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

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郟果獻十邑虞翻曰十邑謂

依隸歷華也。索隱曰國語云太史伯曰若克二邑。蔽補丹依隸歷華君之上也。虞翻註皆依國語為說。

竟國之

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

二歲犬戎殺幽王於

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

正義曰上求勿反下尸骨反

是為武公

索隱曰譙周二名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舊失而妄記之耳何以知其然

者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之名遂誤以掘突為武公

之字武公十年娶申侯女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左傳

云鄭武公

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

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

寤生十七年

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

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

弟段於京

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榮陽京縣

號太叔祭仲曰京大夫於

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

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

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

走鄆

杜預曰鄆今鄆陵也

鄆潰段出奔共

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及郡共縣也○正

義曰按今衛州其城縣是也

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穎

賈逵曰鄭地也

○正義曰疑許州臨潁縣是也誓言曰不至黃泉

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

母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穎谷之考叔

賈逵曰穎谷鄭地○正義

曰括地志云穎水源自洛州嵩高縣東南三十里陽乾山今俗名穎山泉源出山之東谷其側有古人居處俗

名為穎墟故老云是穎考之故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

居卽鄆云注水經所謂穎谷也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柰

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

才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索隱曰左傳隱

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及至屬周人將界虢公政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及取成

周之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

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

索隱曰杜預曰桓公即位周鄭交惡至是始朝故言始也左傳又曰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

既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易昉許田索隱曰許田近許之地魯朝宿之邑昉者鄭所受助祭太山之湯沐邑鄭以天子不能遷

守故以昉易許田各從其近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

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

兵自救索隱曰左傳稱祭仲足蓋祭定邑其人名仲字仲足故傳云祭封人中足是也此編葛之戰在

魯桓五年彌一作昧並音迷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索隱曰左傳氏作祝聘祝

瞻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

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

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

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服虔曰言庶子有寵

者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

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亶也索隱曰此文則數太子忽及突字亶為三而杜預云

不數太子以子突子亶子儀為三蓋得之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

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

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

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姑姓之後為

宋大夫

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

服虔曰為宋正卿故曰有寵

宋莊公

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

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

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已

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

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

賈逵曰雍糾鄭大夫

糾妻祭仲女也

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

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夫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

女乃告祭仲祭仲

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柰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

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

宋衷曰今潁川陽翟縣○索隱曰按櫟音

歷即鄭初得十邑之歷也

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

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索隱曰依左傳

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

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索隱曰依左傳

作檀伯事在桓十五年此文誤為單伯者蓋亦有所因也按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事與單伯會齊師

伐宋相連故知誤耳

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

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

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

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冬十

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

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為君是為子亶也無

盜號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服虔曰首止

地杜預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

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

闞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疆而厲

公居櫟即不往是幸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

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

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渠彌

亡歸索隱曰左氏云轅高渠彌歸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

而立之是為鄭子索隱曰左氏以鄭子名子義此云嬰蓋別有所見是歲齊襄

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

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

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

瑕要以求入索隱曰左傳作傅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瑕曰合我我為君

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

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

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

其伯父原索隱曰左傳謂之原繁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人我

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

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

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

燕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

索隱曰惠王莊王孫僖王之子頹莊王之妾王姚所生事

在莊王七年

王出奔溫立弟頹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

發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

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秋厲

公卒子文公躒立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

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

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

賈逵曰姑南燕姓

夢天與之蘭

賈逵曰香名也

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

儵南燕祖

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

之而予之卓蘭為詩逐生子名曰蘭二十六年晉公子

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

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

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為鄭憂

矣文公弗聽二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文

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

索隱曰左傳僖

二十四年鄭公子士

周襄王使伯翳請滑

索隱曰翳音

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杜預云

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

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

索隱曰此言爵

祿與左氏說異左傳云鄭伯享王王以后之鞶鑑與之

說公請器王予之爵則爵酒器非爵祿也故曰與左氏

異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翳王怒

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
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
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
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
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
公怒漑徐廣曰一作瑕○索隱曰音既左傳作瑕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
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
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穆鄭文公恐不敢謂
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
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

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
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
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
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姑姓之女為后稷妃其後當有興者
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
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
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
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
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
峭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賈以鄭情賣之秦

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

徐廣曰繆

公之二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

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

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

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鼃於

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

賈逵曰二子公之食指動

度服

日第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鼃

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

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

左傳曰染指於鼎

嘗之而出公怒欲

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定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

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

長堅者靈公庶弟

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弟

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

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

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

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

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

其族以其弒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鄢陵八年楚莊王

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

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

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

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
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
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爲郟三
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郟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
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
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
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
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
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
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

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

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

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

軍兵法所謂雲梯者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

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

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

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服虔曰隕墜也莊王曰若之

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

君命也將死願謂楚軍曰爲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

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爲上卿

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索隱曰劉音袂鄂本一作弗一作沸左傳作費音扶

味悼公元年鄆公徐廣曰音許許公靈公也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踰

於楚自訟索隱曰踰音公遜反訟不直楚囚踰於是鄭悼公來與

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踰於鄭二年楚伐

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踰是為成公成公三

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

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樂書伐鄭四

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為君索隱曰繻音須

鄆氏云一作繻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

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

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鄆陵楚兵敗晉射傷

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度服

曰洧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洧水在鄭州新鄭縣北

三里古新鄭城南韓詩外傳云鄭俗二月桃花水出時

會於溱洧水上以自祓除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

卒子憚立是為釐公索隱曰憚音紆粉釐公五年鄭相

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徐廣曰年

表云子駟使賊夜殺僖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

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

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

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

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
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
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
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
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
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服虔曰四井為邑
子產讓受其二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
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
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
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

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

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為祟史官莫

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

林賈逵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賈逵

曰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賈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預曰商丘宋地服虔曰

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湯之始祖相土封閼伯之

主祀也故地因其故遷實沉于大夏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參星杜預

曰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服事夏商賈逵曰唐人謂陶唐之胤劉累事夏孔甲封於

大夏因實沉之國子孫服事夏商也其季世曰唐叔虞杜預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

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賈逵曰帝天也余命而

子曰虞杜預曰取唐君之名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

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

為故參為晉星賈逵曰晉主祀參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沉參神

也昔金天氏有稷子曰昧為玄冥師服虔曰金天少皞也玄冥水官也師

長昧為水官之長生允格臺駘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臺駘能業其官服

日脩昧職宣汾洮賈逵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服虔曰陂障其水也以處

太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者帝用嘉之國之汾川

服虔曰帝顯頊也沈妣蓐黃實守其祀賈逵曰四國今晉主汾

川而滅之賈逵曰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

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蓄榮之照虔曰榮為祭擯用幣也

若有旱則祭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祭之

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

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

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

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二十六年簡公卒子定

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弒其

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

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

曰為政必以德母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

曰不如脩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

曰不如脩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

襲鄭鄭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

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索隱曰王避弟子朝之亂出居狄泉在昭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

年晉鄭入之經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薑立獻公

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

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正義曰括地志云子產墓在

注水經云子產墓在涇水北累石為方墳墳東北向鄭城杜預曰言不忘本也鄭人皆哭泣悲

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

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

為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及晉

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杜預曰成城南鐵丘○正義曰

括地志云鐵州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五里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

田常弒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

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

卒子哀公易立年表云哀公八年哀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

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

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

幽公弟駘是為繻公年表曰鄭立幽公繻公十五年繻公十五年韓

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

黍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負黍亭在洛州陽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故國邑也二十年

韓趙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

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

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

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為鄭鄭君乙立二年

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為韓所滅鄭君乙立二年

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甫瑕是

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

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

從來亦多故矣

隱述贊曰

厲王之子

得封於鄭

代職司徒

緇衣在詠

號鄆獻邑

祭足專命

莊既犯王

厲亦奔命

居櫟克入

夢蘭疏慶

伯服生囚

叔瞻尸聘

釐簡之後

公室不競

負忝雖還

韓哀日盛

史記卷四十二終

蘇秦曰

蘇秦之說

蘇秦之說

蘇秦之說

蘇秦之說

史記卷四十二終

終

八期長

